朱九江先生集

朱九江先生集、

總目

朱九江先生集序　　卷首之一

學者問曰闇集之始也後人集之而非自爲集也朱先生既沒十有六年而未有集何也朝亮曰蒐之未備既不得遽又時將有待也然遷延之罪固自知之矣學者迺出其所得詩文百篇有奇又有數錄所聞者問曰然虖迺檢其所得曰詩文非先生之作而妄偁爲先生者十二三焉若夫所聞則不能無異自古而然者也烏虖悲哉先生既沒赴至朝亮父喪方禫以師喪固所奔也戴星而行及至既斂將蓋棺家人聞來哭止之遂入哭猶及見先生面如生也行省兩院爲文祭之曰明不自翹遺書有無朝亮聞之而悲夫先生有書而無書也先生之明終不可以沒也先生七十有一朝亮在其門冬歸成昏禮反而晉拜

先生賜之酒既侍飲敬問先生著述與所以欲爲書者而答今詳年譜凡七書而自謂於儒宗性學發之而爲政術尚之而爲風俗得失雖微卽干中國人倫之大天下彊弱安危所存者則尤屬意而不敢草草焉及先生七十有五語其家人將定藁以成書亡何疾作迺燔其藁踰月而沒此有書而無書昔人以服程子之明而先生繇之者也雖然先生之書未傳於人而先生之行之言人固得而見聞者矣况其莫年講學上辨古人下爲今日其所以勸告者必其所以欲爲書之精意豈猶有隱而不宣者虖先生講學嘗陳時病力闢其非以韙蟄桀曰卽如著述當在斯也然則先生之明已傳者精意未及傳者文字爾古有脩身致士生平不著述一言者而其言終布於天下士大夫得以自

艾婦孺得以交儆史氏賴其言而一劃時論之是非適定若是者何以至斯也有表其傳而書之者也此無書而有書也先生旣沒踰年同門將表其傳屬議爲書劃亮方母喪未獲承也服闋後感其意嘗欲爲先生年譜一編勞勞人事久之未成逍逍深居默坐憶當日席間所見聞者怳然有感雖風雨中夜猶必書之懼將失也雖書之而不敢遽以眎人懼其或失先生意也語未及終學者覩抱以思迺曰請成年譜以眎吾學者使無惑於所聞且先集詩文其所未得覽之可補也孰與局其正者而投其妄者虞若此之時能待者幾何虞朝亮以學者之請固衷於誼而不敢辭也然躊躇久之蓋以誼之至大將卒爲之苟一言之失斯獲戾矣將不卒爲之使先生不彰其獲戾者猶小使

天下不得聞先生之行之言而皆失所從其獲戾者實大矣既不可已遂許之自夏徂冬集有先生詩五卷文四卷暨書先生事者坿錄一卷適成年譜列於卷首庶讀集者先有攷焉詩繇先生家人所得原略有次今仍之皆三十有五以前爲之也文繇先生家人所得暨宗人已棸者今攷其年類而次之壯年者罕大都四十以後爲之也繇詩而文遞推終身故以爲次亦韓集例也年譜自三十有八以前据先生公車紀程暨其家人所得紀年事略以後据先生在官日記襄陵碑錄暨先生手定門人文卷也年譜以年爲次而有先敘合敘使其文不散者左傳編年之書已開其例也論語詩可以興陸稼書謂觀朱子年譜可以興今年譜錄詩則誦詩論世其所興者不勃然爲風之自

虖詩繇天性野人歌謠今猶於古百世之後徵問如何詩必不絕先生為詩誼原三百如古之詩人非今之詩人所可囿錄其大者可厚人倫囿先輩以詩篇為年譜之風也年譜例錄文譜居集前祇錄其題今或仍錄其文與詩同列者譜普也風誼之高欲普見其凡也先生年譜人譜也書其可書不可以常例書也學者問曰今譜之言其必古人未有者虖曰是不可以不辨也昔者顧亭林為日知錄自謂古人所先有者削之今攷其書章句名物之微其自謂者略是矣然其書之用不係虖其微也凡所言天下大灋則其書之用存焉皆古人所先有而顧氏申之者也夫既申之則古人之言始終復明天下雖有邪說而不能蔽若不申之則古人雖已言猶未言也歷世以來獨立不懼

之君子天下所爭言而一人不言天下所不敢言而一人獨言皆申古人之誼以勸後人之明何者天下之變無常變無常而誼有常君子得其公誼續其公言無不爭驗也不知者醜曲誼以爲新奇小言以爲斷謂之古人未有焉其於天下不適害哉既而學者羣請曰書成吾學者傳錄之難且易譌今備梓費請栞之遂如其請學者校栞於讀書草堂

光緒二十有三年冬至日　門人順德簡朝亮謹序

謹案先生詩文今未蒐得而待補者代兆撫軍請襄陵除汾水田畝照東南升科摺擬西山神驪狼文晉聯關醮禦號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奏記兆氏功臣三世家傳黃木灣觀海詩今具錄題以冀補栞亦以免妄收

朱九江先生年譜　　卷首之二

嘉慶十有二年歲在丁卯八月辛卯二十日先生生

先生諱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先世子議居南海九江方明祖龍興設不爲君用之罰子議終身偁元處士不改度焉七傳至藝州知府讓仕萬歷時以治行第一拜璽書之賜詳四川通志廣州鄉賢傳是爲先生八世從祖讓孫寶蓮以戸部郎中受特勅與陳文忠子壯舉誼殉節高明　皇朝賜謚烈愍詳明史列傳是爲先生六世從祖父贈公成發贈如先生秩蘇人有主於公者年七十歸休以佗人所負三千金俾公自收之公陽諾四千里外卒反其金時覩邸報災患必歎嘗謂諸子曰凡人有力在己而不以及人非天命富貴意也汝曹識之矣母張

太宜人知文史族子爲盜魁瞰膌公歸饟言索之金太宜人
語膌公請與諸子佁適既行盜夜嘷叔門太宜人扶媪持燭
出從容詰曰嘷叔者誰何遽也叔偶出盍入而待之闖闔納
盜魁其黨數十人竢於門外盜魁踞上坐解佩刀錚然太宜
人嘷婢綸者復詰嘷叔何居盜曰將亡命假數百金門外盜
皆譟應太宜人正容曰汝偁叔屬雖遠猶骨肉也有急當告
我何遽若是遖入探敍珥數事解腕中條脫益之曰汝將去
不足可復來何待叔也盜大慙竟棄去繼毋闞太宜人撫諸
子如腹出先生嘗病十旬閉鬻忘勞體爲之敝伯兄士琦與
先生同舉於鄉能詩以粵中西江水患繇沙田石壩上書大
府議除其患詳南海縣志朱氏傳芳集仲兄炯琦季弟諸生宗琦叔耆先

生也

十有三年歲在戊辰先生年二歲

先生周晬甫學語張太宜人抱諸膝上授以唐人絕句代小兒歌謠

十有五年歲在庚午先生年四歲

張太宜人問曰兒願多錢否曰不願願高官否曰不願何願曰人盡愛兒兒則願爾

十有六年歲在辛未先生年五歲

冬先生始入塾受書叔懿脩先生既自塾歸夜寒雨雪張太宜人藉先生寢篝火溫衣先生遽曰如今窮人可念也

十有八年歲在癸酉先生年七歲

先生能爲詩

二十有二年歲在丁丑先生年十有一

贈公腹疾治之不瘉先生幼惶恐手疏祝籲陘搏顙流血贈公遂瘉

二十有四年歲在己卯先生年十有三

先生同里曾勉士廣文說先生幼敏以先生謁制府儀徵阮文達命作黃木灣觀海詩文達驚曰老夫當讓此子出一頭地過予彩旗門作矣揅經室集有作浦彩旗門觀海詩

道光元年歲在辛巳先生年十有五

冬十有一月丙辰張太宜人卒先生執喪居先府東廂杜門三年默思而純於是強識踰素巳脩之書循眡者三輒誦不

忘

四年甲申歲在先生年十有八

春二月先生服闋肄業羊城書院山長謝里甫先生能書嘗曰書雖小道非僞悟者不能通其意吾友敎歲數百人饒學此者朱生而已迺授筆灋辟呵詔之曰實指虛掌平捥豎鋒小心布眞大膽落筆意在筆先神周字後此外丹也手輭筆頭重此內丹也又曰晉辨神姿唐講間架宋元以來尚遒峭之趣矣然神物無蹟易於羊質虎皮以趣勝者卽有所成祇證聲聞辟支果耳不成終身遂流魔道不可振拔初學執筆折中祛弊其諸顏平原歐陽渤海閒虖繇是先生工八灋

先生幼而端靜彈棊六博諸戲不一游目讀書之餘略求八

讀而已凡書百家既讀采市典衣如不及聞藏弆家有其書婉借之必得迺迺

夏先生赴院試如　功令不挾一字先生連試席者紈袴家子也倩遞失排律迺出金條脫乞作維筍及蒲詩先生不納

七年丁亥歲在先生年二十有一

夏常熟翁文端來督學先生試皆第一補邑弟子員再試之日先生纂筆入文端命升堂屬藁數行輒先取眡點首而誦比莫藁未脫文端親然蠟炬勞曰勉竟若長毋躁也

先生念母不已過先孺人墓詩云頭顱爾許人猶昔愴絕人間二十年

邑人李孝廉鳴韶先生總角舊也欲爲貲郎先生贈詩風之云名士貧來有宦情聞諸先輩李龢平語道貧非士也苦苦以無力振貧故錦衣怒馬僕叟胡君昔視之不如奴欵然欲起六月息身落南蠻心注北芭蕉戰雨碎可憐仍恴江蘺障蘭蓀宏奬之風近來少休文休進彈蕉表

新疆回部張格爾久爲亂至是猶未平先生有感詩云豉以烽爲戲須明國有權整疆光舊物不擬勒燕然又云廩藏資先事安危在正供似聞司會議有藉世時雍

八年歲在戊子先生年二十有二

秋先生赴鄉試將試先生檢舉子業曰韓退之云旣爲之欲有所就已而報罷先生讀書囂囂自若也曰朱子云非科舉

纍人人自纍耳

九年己丑歲在先生年二十有三

春正月丁巳贈公卒先生執喪居先廟東廂絕不爲詩文血誠致哀三年如一日

十有一年辛卯歲在先生年二十有五

夏四月先生服闋

十有二年壬辰歲在先生年二十有六

先生肄業越華書院山長桂林陳蓮史先生一見異之曰天下士也嘗以天中節燕諸生命賦新松先生詩云棟材未必千人見但聽風聲便不同陳先生爲吟諷者久之

秋先生赴鄉試報罷有以幸儁告者先生曰不勤而祿亢望

而得唐李景讓之母所以憂也吾今事母奚可幸庠

十有三年歲在癸巳先生年二十有七

邑人徐大令台英佩韋與先生交先生曰佩韋爽直人吾執友也故先生於大令風誼尤勸大令長吏才會試報罷儕輩將貲之俾借一官先生獨止之夏五月寄徐子都門詩云一第涸人信莊昧十年養氣從掀揉京雒緇塵自古嗟君有素衣無恙否大令得詩遂止先生之詩古所謂執友備其仁也佗日夢讀佩韋近藁即寄懷落第南還詩云故園尚有冬青樹歲莫山寒共往還亦其風也於後大令卒以名進士宰華容調耒陽克馴蔣民均墝隄正錢糧花戶湘陰左文襄奏

聞其事　國史館立傳耒陽人祀之龐士元祠

夏五月庚辰大水隄決李邨先生奉閼太宜人綠岡避水先
生赴李大招飲百韻詩追賦之曰鷰報西潦至五月日在庚
降劃方鞠凶洪口決李邨嗟嗟十二戶原注地名盡室爲魚鼈比
鄰聞號咷誰知其死生我家三百指乘屋如鵰蹲臍飲波面
炊雞狗牆頭眠高漲更未已滅沒驚我顏昏黑扶老攜一一
下破船室人莫涕泗我有好弟昆綠岡互房廬足以相援攀
可憐非柁工尾掉船頭橫滉瀁涉中流上有星月明喜達賢
主人舍我在高閣色定見憔悴老親鬢額蹙弱妻授我食執
箸不下咽脫我淖中衣易我犢鼻褌展視著股處血痕已朱
殷憐惜不出口泫睫淚漣漣搖手使勿聲吾母腸斷閒民生
正摧挫我敢自求安願以膚髮勤易此骨月完知詩者以是

爲杜子北征之遺也

爲大水故撫軍上元朱莊恪行賑䘏分且問士焉勸分三君子鄧璧堂觀察區仁甫考功何樸園職方皆以先生對先生館西郊莊恪將就見之屬考功申意先生固辭曰生方赴試不敢涉嫌貽口實也迺不與制府涿州盧敏肅遣吏徵寫先生詩敏肅曰天下雖大人才有數敢不勤之虖嘉興錢給事儀吉來粵年巳七十聞先生名就見西郊於後序先生詩九江少穀豐魚桑先生謀於鄉迺建義倉大水之役萬口嗸嗸先生食之也

十有五年歲在乙未先生年二十有九

祈祖國諭書盧制府言選高才生肄業學海堂於是選者十

人先生爲舉首先生以疾辭不赴

田祖有神曾孫所以思古也先生蝗蟲歎詩云回首

仁皇晚季時不在人間在天上

白華之絜孝子也祿不逮養孝子之傷也先生客中雜憶詩

云突梯古有戒奉檄世亦賢孰知出處誼固以父母年壯且

不如人此後空可憐

采蘋蘩度季蘭尸之今猶多先王之澤庠先生守歲與閭人

夜話詩云高癡吾姚汝卒歲恥言金（原注宋眞山民詩貴無可買恥言金）

十有六年（歲在丙申）先生年三十

先生館邑六榕寺同舍生謂之曰君論事不易聞及聞之則

疏析鴻暢傳以古事意豁如也賈長沙馬賓王君之倫也

十有七年丁酉歲在先生年三十有一

秋先生赴鄉試獲薦試文用史主者以纖兼之報罷主者發卷眂其名迺先生也悔之先生俳體戲答友人問詩美人秋心道其事也

九江周數十里如 功令建鄉約所薦鄉先生司約焉龙雜之居君子不樂就也陳大令信民梅圻惟先生一言而就里門羣德彊䟆蹡踵武舉某老矣猶縱博爲姦利先生首謀於大令曰鄉患惟甚梅圻其可已虖迺鳴官窴之灋先生感事詩云數百容公罪其如扞網終敗羣愁害馬亂眂惱飛蟲事以心平定機先目聽聰不文嗤絳灌藁論本來空蓋感於斯也

冬十有二月癸丑陳大令卒先生寓書馮孝廉龔郵都門曰陳九身後無子寡妻弱女慘慟鳴號近識遠交異聲同歎至乃里父村傖罷妬走卒亦用惘然昔一國輟音春者解哀五羖百身可贖詩人以痛三良以古方今伊其信矣吾兄儻亦有聞而心惻者邪迺者繐幃虛掩四壁風颼食藜捋菜不言而喻竊意渠同年世舊官京朝赴上計者咸萃都下得否會知賵賻遲速叨收嗟乎東里西華有後遜任君之劭素車白馬舉喪遲范叔之來讀者感焉故事搢紳卒於鄉未有龔郵都門者大令名進士賢而有文重以先生書故挪舉而人從之鄉數百金卹其家是歲鄉人岑積熙卒母劉年九十矣家貧遺幼孤五男三女先生以布鄉人卹亦忘亡也

十有八年歲在戊戌先生年三十有二
邑學三舉優行先生爲舉首皆不赴先是列優籍者多納金
先生以士望得之猶謝去
十有九年歲在己亥先生年三十有三
夏五月大水鄉隄瀕危先生與孝廉馮愛之明次卿馳赴之
列丁夫豐餉犒埤黏土稟杙連雲萬杵陡作越四日而隄復
完當是時風雨暴來飛濤及面足下洶洶作聲鄉人色駭先
生山立而貫之皆相慶也隄趾故多叢葬築者疑畏先生手
椓其上曰隄決地且豬焉冢骨何有如彼不諒惟予之祟迺
卒工鄉人以多先生而先生不居焉先生惘遼呈兩孝廉詩
云大隄如堅城浮脃同輶毛延緣一綫泥障壅千丈濤是時

萬家命呼吸人鬼交又云吁惟此邦人眞不可與明不自有其士樂禍如佳兵費我借箸籌曾無簞𤸃情是地豈問田虞芮兩勿爭不爭事猶可不救瘡痏成三五垂白叟叩頭厥角崩藉非明公惠百室魚頭生

先生常曰天於兆民之中獨畀一二人才蓋兆民苦樂皆寄之矣父傳業而先長子所以字幼也徒竭吾才自爲計何異吞產棄親傷其父命天心不其然也吉凶與民同患聖者出之安賢者體之勉當官舉其事下士盡其心又曰人必思所以自居衎衎度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雖活百年猶殤子爾

秋涇陽張文毅江甯游忠毅來典試先生與伯兄同舉於鄉

時人儗之曰南海明珠同時入貢矣

冬先生與伯兄北行會試抵清遠縣寄季弟宜城書曰五弟無恙征舠既邁遞逾十晨願言之懷昔人所喟愛而不見如何如何吾弟內娛蘐背外隆德聲雖曾輿齧指而動操召南樵山而振儗絜其勤勞無以喻之也鄉束裝後待友佛山鎮兩日迺得成行舟師謳櫂若汎鳧鷖游子寄音眇望魚雁是夜宵半衝風驟激頹波瀰厲元雲靄空夙夕不解雨雪告零先集爲霰曙發盧包之汛莫宿黃巢之磯巖霜隕而葭菼淒元冥深而若英晏鼈頸之灘迷茫虖津逮龜手之藥歎惻虖水工行路之難諗我耑倪矣家累凡百弟克當之回睨舊鄉心魂慰藉惟吾弟續昏一事軫結未忘上有黃髮罷勞晨夜

下有雛稚喚咻嘑笑茲事之亟豈煩覶縷顧鄉士是諮亦云省便而此邦之人內敎隨壞習錮既久庸計門戶苑苑處子或有季蘭之好悠悠靡俗恐入齊咻之敎天下多美何必是求權輿弗戒後悔焉集行子過計是用僂僂風水蹇逆行郵遂淹以今二十七日到清遠縣兄弟健好餐飯猶昔兼多徒侶解誨憂虞諾誡家人勿我爲念從茲度嶺浮洑西下楚歌千些湘波萬重背湖涉江釋舟趣陸更復馬首斷雲千里隨夢雁足飛雪崇朝灑襟七聖皆迷之野惘惘而驅車耦耕不輟之鄉栖栖而問道山川合沓息影何時靜言思之百憂集矣夫人情迹接則多忘景逝則恆憶歲華不居游讌未極往時家衖羣從如龍齋居盤盤言笑晏晏東方未明已對牀相

語西柄之揭猶露坐未眠論雞紛起聲與百舌競轡觴詠橫
飛酒微、斗亦醉魏文有言當此之時忽不自知其樂也緜
今以思曠若星漢儼諸形容尚繪心目每當落帆江滸擁衾
無寐清角朝厲游鴻夜吟我懷云勞不可說也自惟寡薄豈
辦任官此行邀福或叨一第恐遂南歸寄迹丙舍將吾叔仲
長春板輿對鵲占門徙魚築宅陸機之屋不聞虜東西何點
之山略分虜大小時及霜露言羅雞豚祀先之餘兼以速客
雖甑生塵而日晏風吹簪而歲寒而風詩教睦取鹿食之相
噱金石歌商結鶉衣而不恥明明如月長照其素風溫溫恭
人永垂爲家瀍閉門養親至於沒齒雖三公上袞百城南面
何以易此哉其許我虜非敢望也有問訊者達此衷言音塵

未積風雲逾闊家食餘閑牵助光宋勞人草草筆不抒心讀者皆曰天倫之至文也

二十年歲在庚子先生年三十有四

春先生北行次德州作塵沙行詩會試報罷旅都門高平祁尚書數請相見不至又屬梁編修國琮何贍錄鼎彝申意曰朱孝廉子撫粤時書院首選士也先生復編修等曰尚書遇我厚矣顧以素士見則分有不敢以門下見則義有不安請謁之誠願竢佗日

二十有一年歲在辛丑先生年三十有五

春先生會試報罷旅都門先生自北旅以來居邑館泳珠堂時借書士大夫家昭代憲章名公行實采獲之勤申旦不寐

倦遊幽尋翛然獨往市馬造門者一刺報之而已先生游良鄉作題壁詩集中之詩終於此作秋先生南歸

二十有二年歲在壬寅先生年三十有六

先生居南沙陳氏賓館嘗語其學子曰處子耿介文選注處子處士也守身如玉谷暗蘭薰芳菲自遠聞者佩爲名言

二十有三年歲在癸卯先生年三十有七

先生居陳氏賓館有勸以遷教都會者先生笑而不答迺報家人書曰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三絕學者殖也不殖將落況庸虛如某者乎某非不知遷地爲良或可多出儋石然學子百輩終日卒卒豈復有須臾暇邪今孝廉舩便冬杪復擬計偕萬一僥幸此身遂非已有爾時

雖欲假片刻餘閒補平生所未及那可復得昔范希文以先憂後樂爲已任讀書長白寺垂十年畫粥而餐斷虀而食雪案無𥉌燔敢棐自溫孫高陽作諸生授書關外年四十矣布衣徒步往來飛狐倒馬閒數從塞下老兵問阨塞險易士馬強弱之數是二君子者伏則泥潛出則霆震發皇耳目驚爆天下非偶然也某雖無似志事豈後於古人是用辭富居貧使故業可理然且質夏細旃峩冠坐論供養過二公遠甚恐將來藉手不中與二公作廝養僕耳凡此慺慺不足爲外人道也遂銘成言於坐隅曰我輩常人分陰當惜儒者所恥一物不知

陳氏歲餽餅先生舉以詒所知而不歸其家人所知問之先

生日是不宜毋疾者也婦子獨餉母雖安之吾何以自安虖
故先生之事闗太宜人也繼母如母勤於其天一器一役㐂
躬親之如嬉兒之爭承母不以壯役眡也母疾有所求雖風
雨跣足衣短後皇皇而赴其求也
或曰頻年河決東南多大水何也先生喟然曰宋蒲宗孟有
言臣陰象兵陰物夷狄陰之方佞邪陰之黨姦臣陰之極繇
今觀之兵燹雖衰羣陰何如也
冬十月先生與伯兄北行會試庚申祖道爲文祭之曰曩游
萬里跋履風塵南浮北走起偲亨屯匪曰予智惟依於神三
年不鳴又及茲辰昔丞相宏謂公車者再迫欲求伸緣飾經
術嗤點千春亦越昌黎兩舉有聞爲古碩儒爲時貞臣是二

君子一𥳑一藁子矢諸夙夜神知其勤於戲不可知者遇不可信者文不敢負者學不敢玩者身風飄東偶江汜河滑尚勗祖予宏濟關津

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先生年三十有八

春先生與伯兄會試報罷初先生北行乏資斧温氏富人奉重金乞擘窠大書先生不納鬻藏書而行繼母關太宜人於其行也簪緩歆酒命二子曰予宿羸疾猶自適也行矣毋予憂旣行𠃊之疾革春正月丁酉關太宜人卒未葬待公車之二子也都門旣遠凶問又紆不相直焉邑團拜日先生心悸小憩夢衣冠髯文夫數謂之曰君胡不歸先生異之已而報罷伯兄旅都門先生南歸秋七月甲戌先生至自公車及門

聞喪嘷號哀絕三日勺水不入口時血殯前仲兄懼迎族叔知醫者曰明著先生哭謂明著曰背親圖榮即於大故不孝之人人天斯絕尊者何用生之慮又哀絕遽見二毛毀甚旣成服止草居西齋方退暑溼蚊蚋家人設帔帷席先生麾去曰吾母今獲安宅邪比葬先生欲躬嘗苦於地者五越月冬十月乙巳有采虹垂於其家魚池光華爛然終朝迺已觀者歎曰孝通之徵也

二十有五年歲在乙巳先生年三十有九

先生執喪居鄉正覺寺喪食三年家人嘗以肉進先生不御卻旋以畀其門者

二十有六年歲在丙午先生年四十

冬十月先生服闋繼母之卒先生五越月而聞喪故於是月也服闋

二十有七年歲在丁未先生年四十有一

春先生與伯兄北行會試先生成進士即用知縣籤分山西初先生之試與貢士焉逼迴臚聞勤之一甲及廷試方日昳主者遽趣卷試者乞緩或揖之先生以屈節非士也非所以爲出身地也卷未完呈之而出邑先達在官者聞之惜其才問迫之使完卷先生不服誾不顧也先生少日書趙甌北年譜詩云男兒自有千秋業堪笑平生志大魁然則先生之志皎然已豫矣

秋先生假還宗鄉來賀先生曰科名適然耳爲官譚何容易

今而後何以宣　上德何以達下情諸君子殷勤敎誨
孝書紳作活人經也
二十有九年歲在己酉先生年四十有三
春正月先生之官山西不挈家而行丁酉祖道爲文祭之曰
某惟不佞行業未揚忝先臣之清白飲下士之編章數辱公
車一對明光乃荷　丹毫遂縮銀黃俾汝牧民唐魏之疆
假還不日待罪方將星言首途吉日辰良神尚相予龔行四
方思敬揖於大川致馹轡於康莊守道守官民幾民康夫惟
捧檄重眷維桑故山巑巑宰樹行行昔宋相籌邊屢吟想於
圭峯月下人龍門濟亦惓焉於歸臥南陽蓋馳驅可以許而
父母之邦良用不忘也於戲肅肅　王命悠悠天常日

月照臨臣致懷鄉既行次漢口先生欲取道汴梁以舉主潘忠毅方為豫撫嘗為晉藩將問晉政於潘公也道過所知官楚者咸迎謂曰君往汴梁邪今晉撫與潘公同鄉同年深有雅素今首府亦潘公同年也得此先容賢於十部從事矣先生遂不果往於後寄兄弟書且自訟焉曰昔晉人欲加禮於王丞相馮懷以問顏含含不答退而有憂色家人問之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曩者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遺行與今茲之事某不致薄今人也惟媿省身克己根氣淺薄使別嫌明微之操未能卒白於天下皆某之罪也君子立身行事當昭昭如日月之明離離若星辰之行微物較然不欺其志而已安能隨波靡犯笑侮招逆億以察察之躬為當世所指目

邪且即不敢自作身分而世既未能免俗一槩以相量矣將
或枋柄在手又安能昌言正色直己而直人邪冬十有一月
丙辰先生抵太原城僦次僧舍蕭然獨居出則徒步入則齏
鹽所嘷一僕晉中人也先生曰即地選僕習其方言將有所
訊庶幾吏民無壅虗嘗有客至適僕出小僧爲持刺入客適
大笑先生荅康逑之孫文書曰昔魏敏果官京師不攜眷屬
王漁洋尚書作戲詩嘲之云三間無佛殿一箇有毛僧今有
佛勝環翁遠矣自是先生在需次五年或訊獄讞局獄無留
者

三十年歲在庚戌先生年四十有四

先生在需次迺歎吏事之難儩討求者寄伯兄書曰人人以

一宦様作官民生何賴焉先生迺自重苑武備倉儲河渠地利諸書雖游宦如游學也

咸豐元年歲在辛亥先生年四十有五

先生在needs次晉中多士爭從之游先生卻其贄與之言學如古士相見禮無敢以私干者撫軍兆那蘇圖時所倆世襲一等子鑲黃旗松崖兆公也其先人從　能入關列功臣

選兆公知先生善屬文銜參日留燕先生兆公拜於筵下乞作先人三世家傳先生不獲辭攷其功載屬葉以獻兆公嘉之命吏歸羊酒貂錦朱提五百玉虹鑑眞帖先生皆不受吏難於反命以閒之潘忠毅時潘公方左官晉臬也遽使人謂先生曰卻長者之賜何以爲恭庠先生迺受一帖

二年歲在壬子先生年四十有六

初晉北邊歸綏古廠脫地絕蒙古幕南晉邊氓輸租耕其地歲久衆數萬人遂不輸租蒙古忿之約期與鬥邊氓先期乘夜邀擊殺遮札薩克者七百餘人蒙古控於　朝未獲平章咸豐元年冬復控且言將用兵幕南　詔責行省迅治

二年春撫軍兆公議剿邊氓邊氓颺言拒捕先生聞之夜見臬司潘公問其事潘公曰兵將動矣先生曰此激亂也今南方盜寇有魚爛之憂又使北方軍興以重兵釁以生盜心中原自此多故矣不如遣一能吏親諭邊氓俾獻罪魁執以說於蒙古此一介使事耳潘公以白兆公兆公遂寤顧念晉員無足任者潘公薦先生曰言者其人也兆公以先生奏

聞請代平章漢蒙事夏五月先生銜　朝命馳至幕
南訊其耆老縛罪魁十有三人乙卯衣裘絕大幕及蒙古盟
界王出迓曰天使大人何幸來也王迺先馬抵所部將
命王遣人策馬千里走戈壁外市鯉張燕大會諸王咸以
抵罪者少未肯解斅先生具宣　天子德意且言死者
雖多迺自相蹈藉而死援刑律檢骨選折之又因其俗言血
刃尋仇不如喇嘛禮魂諸王徼動諸王中選禍善者嘗居京
邸知詩人慕先生於是因選王以諭諸王殺十有三人而釁
解先生之行也挾五臺黃喇嘛德徽以行卒用蕆事諸王說
先生賻裘一百襲謝弗受使還兆公將以知府花翎奏請先
生聞之以議發自己且薦自舉主潘公有銜售之嫌請潘公

爲固辭於兆公迺已會及班夏六月壬辰署孝義縣未赴丙
午襄陵縣待署諺所僻金襄陵者也兆公以易孝義笑謂潘
公曰朱三兒脂膏不潤易之可也
秋七月戊辰日二十 先生孑身赴襄陵以儒爲治而績成繫囚
趙三不棱劇盜也介薛令去官越獄奔逃薛令須先生至以
相屬先生謁病三日不至盜遂不戒先生陰出重賞購知其
所適亟假郡役前半夕疾馳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酒家盜
方登樓羣飲役前持之盜蹷刃死拒顛墜者數人欻而樓上
百炬齊環則皆襄陵縣鐙也盜迺就縛比邑人迎新令則繫
原盜入矣河東歲患狼俗愚謂爲神物不敢擊席氏女將出
閫爲所噬訟者兩造噬其一 先生憂之募獵戶禽狼獲者與

錢萬猶無獲迺親檄西山神祠民患狼而祀之者也約十日
驅狼盡不則毀神瀦其地邑人皆恐時方秋肅天迺大霧旬
日人得迹狼所至攢火鎗擊之無脫者得狼百有七患遂絕
邑久不雨先生雩之雨則告足佗邑以旱傷稼邑則大有年
既霜降衡汾與粱成潦又至將没先生禜之則潦退平陽總
兵某驕橫挾軍興勢以八百里台符行縣調吉州兵先生曰
襄陵至吉州二百三十里雪峰澁谷道險傷行邑故不置驛
營有急當發塘兵檄以台符行縣爲遂不納總兵牒大府劾
之先生言於大府曰台符旁擾民不堪命其不效南方盜者
幾何今甯以誤軍興待罪不敢激民變大府無以難先生下
車脩鄧伯道祠崇風教也親教士𦡱中堂韻讀書日程色笑

而教士皆醉詣忘歸邑試士日皆自校文案夜忘寢讞獄不
輕及士鄉者邑士補弟子員凡五十有二人犂於邑令人率
二十有四金倘從四金謂是棚規之助也先生曰是何以處
寒畯皆免之迺錮棚規鑴石學門邑故晉賑壞後稍疲矣有
司偁壽告幫猶不爲殺費金千百先生至禁之一錙不事邑
民無夜守涂車裁金河舟居貨皆顛焉先生行夜讓其慢藏
里甲曰民固然也先生異之蓋邑有唐風而民徧兄弟因異
財訟者不絕先生以骨月之删非佗也吃齗而已且訟決益
怨論之歸旋復訟先生憂之已而悟曰言兄弟者必溯妻帑
常棣之誼也迺訊訟者訊兄兄曰吾友也訊弟弟曰吾恭也
先生曰若兄弟所言胡爲虐訟哉必生自婦人也當先懲之

先生讞獄不輕及婦人至是俾役於庭逮婦人至既退役不即行越日訟者具悔狀乞罷請爲兄弟如初邑遂無異財訟

關氏錯居河東解州世襲翰林博士某數以訟脅族人財越竟而干先生先生牓門揭期弊獄壯繆侯廟許百姓聚觀及期旦日闔廟闐觀者數千人敍階下日中先生袪服入升堂博士及其族人皆從先生抗聲祝曰侯誼烈百世鄙夫羞顏令侯之子孫不念侯德至以厲令令涼德不能化誨使有門內之獄以爲神明羞此令之罪也某耀乞罷先生流涕責之曰若祖異姓如骨肉若迺同室如敵仇若祖不以金帛易恩誼若迺於門內索金帛敗官不忠忝世不孝雖積貯人將不食汝餘吾不難請褫汝擇賢繼侯世擲罪狀出且牒州坐輕

朝廷汝迺靦然蹈之虖於是觀者唾罵某媿欲死搏顙自
詈邑遂無親屬訟殺人因劉長韜淹獄久先生至迺引伏出
就市刑泣謂觀者曰死自吾分恨耶來趣吾致陷此爾平陽
西三十里曰平山亦所稱壺口也平水出焉襄陵與臨汾受
平水分灌其田豪右龍斷爲姦非有買水券弗予之水無地
者擅水之利而有地者反無水於是爭水而鬥者歲百千人
大獄數起咸豐元年邑人京控　詔以歸行省先生至
廉獄事獄成既抵罪活百四十有七人貸數百家先生曰嗟
爾邑民利餌於前刑糾於後雖曰不罔民誰欺哉迺革其弊
定以地隨糧以水隨地之制會臨汾周令履畝兩邑田若稅
相直也定平水爲四十分縣各取其半竟內建四閘曰水則

水二十分灑八支渠所分灌畎壤廣狹爲差日用人渠長司水之禁令溝夫察分灌堰長守陡門皆聽於渠長違約者渠長罰之不受罰者有刑誣者坐加律日行水晝夜有程通閉有節傳牌有部淘河有式動破有候日陡門築門尭渠渠上廣七尺下廣三尺門廣一尺其夾深尺有二寸揵石插板鍥以書識稽以守詞四綱既舉水利迺均凡得水田十萬畝有奇（愛棠錄云十萬八千畝）先生且言於兆公曰襄陵水利民捐民脩乞

奏請毋照東南水田升科兆公命先生爲奏藁奏上

詔曰可緜是地皆水利相生相養民無所爭風俗遂變邑人銘碑頌之先生宰政吏役無以貲爲之者又罷所私獻饋贐其用戒毋受賕吏役皆遡官廚無特殺草具自給市肉共蔬

賓而已慕賓治官書竣而後行或更其藁先生曰邑令者親
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何時何事不可以聞迺與民約民
以事至則自擊鼓不問旦莫聞鼓則坐堂皇從而鞫焉告無
成期狀無成式或不知書口訴可也時出行縣老蒼頭控蹇
衞一吏囊筆札一役負衣糧無佗騶從所至拊循姁姁老稚
暱如家人迎路獻茶荈瓜果笑取少許俾享其忱民不知有
共億也有遮訴者索木倚坐道遽與判牘命甲嘑乙無敢不
至民引伏則已常終日不笞一人曰細故毋傷夙好也杜門
莊士風聽造廬諮民疾苦耳目無窮凡百美政思一一自我
行之禁火葬罪同姓爲昏淜保甲新令追社倉粟二萬石烝
烝嚮治風樸無囂優人百戲不戒而遷其所布令質直纖悉

野夫臧獲皆能道之流聞郡國傳爲美譚

三年歲在癸丑先生年四十有七

春二月癸未八日先生去襄陵在任百九十日及代而去邑人

衢大府乞留不獲命舉邑皇皇如失慈母投文字徹蓋者絮

絮薦積雖慰遣之弗止也乞留畫像養中堂出署之夕萬衆

攀留遮馬首不得前及城門門爲之圮度汾橋橋爲之阤父

老持觴榼伏餞頂蹠相舐里婦郁娭亦繃小兒遠至匍匐跪

道乞摩兒頂曰耶試撫之兒好育也距郡三十里迺兩晝夜

然後達當阤橋時郡邑弟子襴衫博帶百十人按輿而過先

生遜讓諸生謂與僕固弟子職弗舍也先生既去邑人遂祀

之鄧伯道祠旋築祠而祀之晉人郭學士景僖曰山西賢令

程明道後一人其先生虖貢太僕克愼曰良吏出晉陽者有于青天先生來若相還也晉人偁之曰後朱子初咸豐二年冬南方盜東下破武昌安慶據金陵北至揚州先生在襄陵驚曰賊巢金陵非羣飛四掠不定其巢晉今雖遠吾懼其飛掠而來如明之流賊也迺爲晉聯關隴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其略曰雍冀爲天地積高之府踞建瓴之勢我力能合從則腹背無虞顧瞻關隴脣齒依之矣晉中富實甲天下內而馬牧金鐵硝磺芻粟之產外而蒙古察哈爾之兵踴躍徵需可饒軍實長安偁陸海豪戶不減晉中河西武力關外防秋皆緩急之資也一旦有警甘督出商漢陝撫據潼關與吾爲犄角吾撫軍則卒北鎮勁旅扼河爲固踞茅津太陽

之間命廉使率南鎮控太行以防河北其餘若遼州之十八
盤平定之井陘口五臺之黑山龍泉諸關可丸泥封也北邊
幸無事將軍引綏遠旗兵入鎮行省與藩侯居守副都統移
駐大同以莞北門我師之出平蒲為正澤潞為奇正扼其亢
奇拊其背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是故漢南有賊甘督為主秦
晉赴之河北有賊我師為主關隴赴之豫中有賊我與甘軍
之赴陝撫者亦如之堅瑕一氣折衝千里此常山蛇勢也於
以鞭箠楚蜀控引河洛援中原以屏蔽　京師豈不為桓文
之烈哉其條目又有止徵調請便宜嚴賞戮作忠誼右軍謀
選鋒銳講拊循禁科派保殷富息流移諸政纚纚萬言窮日
屬藁以平陽太守何維墀撫軍哈芬所信也陳策千之再三

不用及代瀕行先生告襄陵人曰賊將至矣賊之勢必渡河而晉無備必入晉旣入聞襄陵富必窺襄陵今爲之策燔汾河之舟毀城外之室賊至旣不得渡又無所掠此城必可完也邑人以賊遠且燔毀始難之以先生來則旣惠去則必哲終從之迺籌金合以水利捐餘凡所燔毀估其價賊退復之信鈐邑印而行代還迺自奏記哈撫軍如所以告何太守者尤加切焉哈撫軍素不知書厎先生策若無覩也納策鞾中遽退幕賓敎之言迺出詣先生曰子之策謂之先事豫防也可謂之未事張皇也亦可卒不用先生遂引疾亡何揚州賊由鳳亳趣豫跨河撲懷慶八月折而西入晉逕陷垣曲絳縣曲沃進屠平陽又殘洪洞趙城黎城以出喋血千里蹂躪及

畿輔 天子遂以輦轂爲憂何太守闔門遇難哈撫軍聞難先逃革職遣戍而襄陵守先生遺策其城特完先生避居五臺待給咨未南歸因束手而眡賊之來矣先生方去襄陵皤然有南歸著述之思猶自泰記事無如何迺決引疾藎以去就力爭先生之仁先生之誼也安邱王菉友孝廉宰晉鄉甯七十耆儒邂逅而說先生春二月甲申先生答書云僕南歸之議往復自決然江楚阻兵未卜戒涂何日大箸未刻望分錄給若行篋攜有家集及鄉先正名集亦分數種拙輯國朝名臣言行錄所取資也此書成後尚欲倣黃棃洲明儒學案輯一書以箸我 朝一代儒宗顧不欲分漢學宋學如江鄭堂師承記云也見聞隘陋未知果有成否此先生去

襄陵後一日書也

四年歲在甲寅先生年四十有八

先生猶在山西既給咨未南歸盜氛故也夏六月乙未先生答王蓀友書曰近雖棲尋舊宇譬如池魚籠鳥時有山藪江湖之思設秋後內地仍不可通決意道津門航海歸矣矧安危坐巢父掉歌古之人有行之者文人聞此必謂生好勇過矣過矣哂之邪悲之邪世難方殷靡知所底項領之歎詩雅以嗟然竊惟自古泯棼之會元黃戈馬之秋天命民彝必不可以一朝絕不絕則宜有所寄寄斯鉅者宜在脩學好古之儒秦氏以還如伏勝申公許鄭二劉熊安生之倫是也閣下勉旃自愛而已

五年歲在乙卯先生年四十有九

先生南歸夏六月至自山西初先生西行謀於宗卿行貲雖若載歸貲而行曰士大夫以官爲家不克歸休甘心奸巧吾彊項令也不有歸貲可若何於是居晉七年歸貲不佗動也及引疾歸道上兵荒豫貲不足次贛州典裘度嶺迺至其家

六年歲在丙辰先生年五十

先生居邑學尊經閣宗卿舊游之子弟皆從學焉夏六月伯兄卒先生聞喪哭失聲既虞檢其遺詩曰昔伯兄云佗日吾詩之序敢以煩舊游毋匄諸達官貴人也今當從之秋九月英人來寇先生謂從學者曰劉季有言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迺歸九江已而寇深且北犯先生悲之成疾結筋項下

於後粤中鄉屯數十萬人主者請先生襄其事先生不赴謂
鄉人曰吾人微言輕非所泣也且當路之常今日言兵明日
言款若天使之然者人豈能與天爭虖其究如先生言
七年歲在丁巳先生年五十有一
先生居九江先人敝廬方丈而已自構茅齋度書萬卷歌嚮
其中鄉人從學者苦無分舍也請先生居別墅焉是歲而後
先生鄉居不入城市蓋九江先生之俑自斯始矣先生幼年
家少有贈公醫四子淼乏先生宿用脯脩則從學者之禮也
謝從學者西行七年行者一身居者一家皆籌金於人而贍
南歸不載晉一錢又用脯脩償金先償其無子錢者鄉人關
承遠貸金三百先生償之貸者亡矣其子不受曰將毋誤邪

先生笑曰豈有窮措大而談與人多金者虖遂償之既歸二
十有七年越先生卒前十年償金迺畢卒年築寶綸閣以移
茅齋所庋之書
八年歲在戊午先生年五十有二
先生居九江遠方從學者日至先生講學禮山下有古大夫
歸教州里之風於是講學終二十餘年每聞先生曰烏虖孔
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誼乖豈不然哉天下學術之
變久矣今日之變則變之變者也秦人滅學幸猶未墜漢之
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精之者
也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箸於天下宋末以來
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師也事

師無犯無隱焉者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爲宗則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多尊漢而退宋以攷据爲宗則攻朱子爲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迺相矛盾虖學術之變古未有其變也烏虖古之言異學者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歧何天下之不幸也彼攷据者不宋學而漢學矣而獵瓌文礙大誼叢脞無用漢學之長有如是哉孔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吾今爲二三子告斯王於古之實學而已矣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脩身讀書此其實也二三子其志於斯虖脩身之實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今之學者其閒古之孝

弟則曰吾心固如此也其事則不能矣及其有失也則曰事如此吾心不如此也然則汝心則是汝事則非孰使汝心不能達於事邪抑汝心未誠耳誠以行之如古之孝弟也家人且化焉鄭濂舉治家之道曰不聽婦言而已夫有言而不聽豈若化之而無言虖且骨肉之閒學者動以理爭也夫烏知爭財者罪爭氣者罪爭理者亦罪禮曰門外之治誼斷恩門內之治恩揜誼蓋不可以理爭也有變則以仁術全之可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立身也者名節之謂也今天下之士其風好利而緋名節二百年於茲矣學者不自立非君子人也昔者伊尹辨誼武侯謹愼辭受取與出處去就之閒昭昭大節至今照人如日月之在天也張子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洪範曰沈潛
剛克高明柔克變化之道也能內克而勝氣質則剛柔齊事
是攸好德也攸好德則宜在五福不能自克而氣質勝則剛
柔害事是弱也弱則宜在六極此學者之元龜也今之學者
輒曰不羈威儀鮮自力詩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言亡國徵
也以言學者亦亡身徵也故鬼幽鬼躁管輅術祇之矣雖然
脩身者不讀書不可也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
性理之學辭章之學夫經明其理史證其事以經通經則經
解正以史通經則經術行掌故者古今之成灋也本經史之
用以參成灋則用灋而得灋外意矣性理非空言也易曰翰
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性理者所以明吾學之大旨吾分也用

之無所驕不用無所歉古來才大而器小或矜伐自用若管
仲姚崇李德裕張居正者猶譏焉吾以爲性理之書誼如箴
戒足以自箴矣歐陽氏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夫
信以文章非及物者乎君子之學以告當世以傳來者書以
明之詩以歌之非文章不達也皆及物者也孔子曰言之無
文行而不遠南宋而後古文之道寖衰天下必當有興者二
三子其志於斯乎烏乎有明季年流賊乘之今吾衰矣金陵
之盜憂方大也孟子曰下無學賊民興可不懼哉以上講學大旨
先生曰讀書者格物之事也王姚江講學譏朱子讀書曰致
良知可也學者行之流弊三百餘年夫良知良能皆原孟子
今舉所知而遺所能乎旣不讀書何以致良知也不讀書而

致良知宜姚江不以佛氏明心爲非也此心學之弊也子路佞於孔子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孔子之讀書爲學其常也昔者姚江謫龍場驛憶其所讀書而皆有得姚江之學繇讀書始也故其知且知兵其能且能禦亂

先生曰陳文恭之學非不宗朱子也文恭自謂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讀也其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此其所繇入德也明英宗北狩弟景帝立及英宗歸景帝錮之英宗太子皇太后所立也景帝廢之而立己子人倫蔑矣於是虛文恭不赴禮闈憲宗卽位復赴焉此其知出處之大誼也昔者定公元年孔子不仕而仕於定公九年當是時賊臣意如旣卒終使昭公合墓二子無猜道成孝友春秋之變而得其正

也文恭足知之矣文恭之學讀書而靜養也朱子所灋虖孔子者也文恭之敎使學者端坐澄心未讀書而靜養則所養者未必端倪之正也非朱子所灋虖孔子者也

先生曰六經者古人已然之迹也六經之學所以踐迹也踐迹而入於室善人之道也所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陸子靜善人也未嘗不學然始事於心不始事於學而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雖善人虖其非善人之道也

先生曰顧亭林讀書亡明之際抗節西山日知錄遺書繇體及用備其大源當可行於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

先生曰紀文達漢學之前茅也阮文達漢學之後勁也百年

以來聰明魁異之士多錮於斯矣烏虖此天下所以乏人才也

先生曰小學非六書而已也紀文達必從漢志非也朱子小學小學之道也大戴禮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小學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尚書大傳略同是故小學養大學

先生曰　皇清經解阮文達之所詒也殆裨於經矣雖然何偏之甚也顧亭林之學不分於漢宋也今采其說尊宋者芟焉如日知錄於易謂不有程傳詆何繇而明虞之類今不采大書以　國朝爲目當時之儒非皆漢學也若方靈皋者流迺一言之不錄也

先生曰宋儒言去欲漢學者以爲非曰所欲與之聚之孟子

誼也彼漢學者東眠不見西牆矣人欲有公而有私也樂記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漢書黥布反高祖喻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然則布之欲也其宜去虖抑不去虖

先生曰荀爽九十五日而登台司眂鄭君何如哉比牒併名早爲宰相鄭君之素風無失也此行虖經學者也漢學之眞也

先生曰經誼所以治事也分齋者歧矣邱文莊大學衍義補嘗辨分齋之非經學所以名儒也分門者窒矣近人著書有以經學名儒分門者

先生曰儒有君子小人然儒林傳外立道學傳焉則宋史之失所尊也漢書鄭康成唐書韓退之皆列傳也奚必標異虖

先生曰今之子弟所志者科名而已所力者八股八韻八灋

而已故今之所謂佳子弟皆古之所謂自暴自棄之尤者也

以上中古之實學

先生曰讀書者何也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處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隨而應天下國家之用

先生曰古之學者六藝而已矣於易驗消長之機於書察治亂之迹於詩辨邪正之介於禮見聖人行事之大經於春秋見聖人斷事之大權

先生曰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吾聞經師之遴日誦三百言數以貫之荀子誦數以貫之言重習也不及三年雖在中人五經皆辯辯徧同昔者東方朔年二十二上

書自言十六學詩書誦一十一萬言十九學孫吳兵灋亦誦二十一萬言凡已誦四十四萬言條今攷之朔六年之中日誦二百言有奇中人無不能也少苟失學何患於無年序

先生曰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古者大學之敎也左傳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春秋魯史也周官以大卜掌易故宣子晉之賢大夫也猶於是始見其書宣子之所見者周之制也而歎之若此況益以孔子之文序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敎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曰皆異能之士也是故六藝之學不可無序

先生曰樂經亡而不亡也樂章存乎詩樂節存乎禮孔子雅
言非不及樂也有存乎詩禮者也
先生曰注疏者學十三經之始也古今名家聲音訓詁去其
達而終之經誼焉可也
先生曰漢興諸經復出秦火之殘釋者雜之漢制治經專經
也　國朝初制未改專經今之國學者師焉或拘而失矣以
眂荒經不猶瘉虖
先生曰韓子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然則通經將以致用也
不可以執一也不可以嗜瑣也學之而無用者非通經也董
子云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此董子之能通經也
孟子言詩皆無達詁班氏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

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誼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埶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今之漢學其免班氏之譏否也

先生曰朱子師程子者也朱子釋經不或匡程子之失虖志遜而辨辭恭而直朱子事師之誼也今之漢學喜攻朱子蜩沸者無譏矣將或中焉惜夫其不如朱子之事師也

先生曰六書小學治經者所時資也必謂先盡讀小學諸書而後可通聖人之道也將徒蔽之也爲其書之不能無鑿也

先生曰傳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故後之易家執

其一焉則賊也

先生曰書僞古文亂經也

先生曰詩序傳之子夏而不皆子夏所傳者也學者辨焉

先生曰春秋之作懼邪說也孟子其通春秋之微告戒於百世者矣左氏公羊雖佐春秋然惑邪說者十二三焉穀梁頗鑿然罕惑也故春秋之學舍傳不能通經違經不能正傳

先生曰記云禮時爲大學禮者宜何如會通也

先生曰史之於經猶醫案也

先生曰書與春秋經之史史之經也百王史攜其流也正史紀傳書也通鑑編年春秋也以此見治經治史不可以或偏也

先生曰二十四史讀之者其要可知也四史（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史之冠也明史史之近也（史記六國表序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

先生曰明史屬藁有布衣萬季野焉史局諸人爲博選也越六十年而書成故史誼之精獨踰羣史

先生曰資治通鑑史學之大用也雖百世可爲王者師矣畢氏之續末逮也然續者獨推焉

先生曰通鑑立文先書之要後書之詳蓋綱目存焉矣若夫綱目非朱子成之也蓋於門人（趙師淵諸人）其文簡而疏

先生曰通鑑書戰者詳兵謀之著也

先生曰紀事本末其詳之也易不亦宜備虖

先生曰孔子雅言周之鞏故備其中矣詩商頌而外皆周詩

也書則周書爲多夏殷之禮徵所執者周禮也

先生曰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讀九通是謂不通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續三通 皇朝三通

先生曰掌故之學至賾也然今觀之地利軍謀斯其亟矣

先生曰知掌故而不知經史胥吏之才也

先生曰古無所謂理學經學即理學也顧氏之言是矣雖然性理諸書翦其繁枝固經學之佐也

先生曰易尚文言後之語錄則無文矣

先生曰人有鄉黨自好之人文亦有鄉黨自好之文君子不爲也

先生曰經史之誼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則辭章之發也

非猶虖文人無足觀者矣宋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

先生曰有古誼然後有古文明之七子學古文而未能無古誼也韓子讀三代兩漢之書志其誼遺其文文成古文誼求古誼也學者爲文志過其師迺及其師故學文不徒自韓子始韓子以來名家輩出皆有可師然莫如韓子唐以前之文多華唐以後之文多樸唐以前之文多曲唐以後之文多平唐以前之文句多短唐以後之文句多長散文駢文古無別出堯典申命孔傳繫辭可類明也故曰駢文有氣即爲古文壽文非古也君子謂之諂古詩三百今之詩濫觴焉李杜韓蘇詩之四維得於詩三百者尤多

先生曰爲韓佐胄作南園閱古泉記者陸務觀也爲石亭作

族譜跋者吳子傳也爲嚴嵩作鈐山堂集序者湛元明也皆

君子而失之者也故曰許人一文猶許人一女以上巾頑書之實

先生曰居父母之喪不可以居講院也　功令之所嚴也

然而知之者罕也哀哉

先生曰易坤爲吝嗇處婦人者宜知也

先生曰予昔居南沙陳氏賓館其主人今所傭埽地北也予

聞諸徐佩韋之爾甫曰北少貧爲埽地傭既而市利家少有

厚慱其弟妻子一布一粟兄與弟平兄奔走面目蕉萃弟不

知黠難食兄之力嘻嘻膚腯腹而游兄妻弗弗說夫歸私告叔

過夫搖手陽驚曰汝未知也汝勿言汝眂吾貌貧人也汝眂

叔貌富人也吾以弟名入市市利三倍若吾名則秏矣凡汝

之食皆叔之福也妻改禮其叔家臻富有而不睽繇是觀之埽地北一市人耳不愛千金而愛其弟又能使家人之相愛也孟子曰是乃仁術也

先生曰雖有國賊敢不畏直節之士哉淮南王安日夜爲反謀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誼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宏等如發蒙振落耳（資治通鑑）然則漢之丞相苟有汲黯之風也淮南必不動矣

先生曰士之於名節也終身之力豈一日之幸虖宋史盧秉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

先生曰施彥執有言今人或處己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此劫盜也北窗炙輠錄

先生曰今之學者當爲其介毋爲其通

先生曰朱子偁呂伯恭變化氣質何哉伯恭之少也性暴怒及讀論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自克也朱子偁之將以告吾學者也讀書自克吾學者之事也

先生曰吾聞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韓非子何古人之善變虖吾宦吾所知者有王令性急五板郎殺人也人偁之曰王五板有陰令性緩三年不澣衣也人偁之曰陰三年烏虖若二人者不自治而治人邪

先生曰宰相者士之所爲爾士無威儀雖與之宰相非其器也鄭綮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新唐書○○以上申脩身之實○○凡講學所常言者舉要而書其餘條辨經史詳論諸說嘗別爲錄今以年譜之例未獲盡焉）

九年（歲在己未）先生年五十有三

春季弟會宗人脩朱氏家譜先生述序例授之先生編朱氏傳芳集於後家譜成先生爲之序其畧曰譜牒之學史學也周官奠繫世辨昭穆寔於小史史記紀五帝訖夏殷周秦並詳其子孫氏姓而世本一書漢志隸春秋家蓋先王譜學之設實與宗灋相維而表裏虖國史宗灋立而士大夫家收族合食至於百世不遷而與其繫世辨其昭穆朝廷且爲之庀官司藏册府是故黃農虞夏之胄閱數千祀而可知也世祿

廢宗灋亡譜學乃曠絕不可攷漢興天子脊於草茅將相出於屠牧率罔知本系所繇來魏晉至唐仕宦重門閥百家之譜上於吏部維時官之選舉必稽譜狀家之昏姻必符門第而譜學復興歐陽氏脩唐書有宰相世系之表隱示國史家牒相爲表裏且謂世族之盛諸臣克脩家灋致然跡其編纂論述若掇前史所無然通人碩儒咸許其湛深古誼能探先王制作精意葢掇而實因也五季喪亂圖牒盡湮一二儒生迺欲掇拾補苴與存古宗灋一綫及夸者爲之攀坿華腴虛張勳伐或至不可究詰譜錄一家遂爲識者厭薄而去史益遠矣君子讀先生之序謂譜學今足明於天下也先生與宗人言常曰浦江鄭氏江州陳氏世世通財號爲義門載在國

史天下所共聞也吾宗數千人豈多讓虖方今　功令贍族例　旌何其美也於是宗人捐產贍族祭四萬二千金有奇先生爲之脩范氏義莊之遺完稅祀先養老勸學閔嫠卹孤救喪賑歉皆有其章上於有司奏　聞如例率宗人脩祖祠勸金鉅萬剔剔數賣宗禮斯行㕛物鴻裁藹然無失度者君子謂士大夫罷居室陋先廟於禮固避然傚廬自晏而祭堂不足以觀禮呂叔脩不猶責之虖今而後拕先生之風也

初先生西行貲太宜人未偕而西太宜人有二女伯姬與張文學之子兆遴未昏賦栢舟詩　仲姬與梁孝廉燿宸既嫁而兄公燿樞大魁天下太宜人戒其女曰㸚驕也先生行七

年寇亂不果歸太宜人憂之思以族子爲己子已而先生歸

太宜人以買妾請於是戶室多來言美麗者先生久之未可

也邑陳氏有婢主人二子孩抱眂婢如其母也二子生未久

父亡母弱家絕炊母蘗及姑給之食婢忘其貧既及笄適自

矢曰主今困弱有二子非婢不佐婢惟知佐主而已佗無所

知也二子既壽婢年適長主人將字之有以婢聞於先生知

其氏曰霍遂往眂及門婢自外來貌瘦脣赤執女工而跣足

先生納焉婢之行也昧旦登舟二子號啼將之既至太宜人

以妾賢且勤也喜踰其望及妾子之敘生則先生年六十有

一矣妾有二女叔姬季姬

十有一年歲在辛酉先生年五十有五

夏家人有死於外者外死不歸斂鄉俗然也先生曰孔子之誼友死無歸猶入殯其家況親者邪遂歸斂

秋先生聞　文宗顯皇帝之喪北面伏地大哭曰國事迺至斯虖國事迺至斯虖先生雖退不忘國事凡臣工之議敵人之聚苟有係於天下大計者必自錄存無少忽也

同治元年歲在壬戌先生年五十有六

春二月先生奉　詔召用秋九月奉　詔趣赴

闕先生以疾未赴當是時　天子即位嚮用人才萬民喁仰天下下同　召者十有六人粵中得二人焉先生及徐大令也徐大令見譜中年二十有七　大令赴　召贈先生鄉文行而別先生自名其堂曰簡書堂

二年歲在癸亥先生年五十有七

郭撫軍與先生同年也秋撫軍詒書先生將就見之先生復書善辭焉撫軍再詒書先生又復之固辭卒不得見

六年歲在丁卯先生年六十有一

廖南邨孝廉卒六年矣其子欵乞墓志銘夏先生迺與之文門人問焉先生曰古文家無端之感殆謂是虖志之言曰天下之擾甚矣其端由吏治之汙居極與馬服翫聲色之好奢麗百出且復豐於獻納豪於酬應謂之開展若而人者皆非腰纏入官者也壹取之於民而凡丁胥豪猾倚勢作威又喜言官惏受賕以恫嚇其民而放其無涯之欲日朘月削怨府毒深羣相敵讎橫流遂潰此方今之大患也又曰嗚嘑　國

家仁覆區宇變醨養瘠期使文無害者為治中外顯僚下暨州縣學校之司取諸鄉會兩試號為正途厥後人員冗雜而多端自予童時里蓋有十三年甲科而劢於需次者其鄉科則予以道光己亥獲舉己亥以來迄於今里中獲舉者二十有三人計三十年中無以鄉舉授官者壯佼之夫忽忽奄就頹莫而逝者已不可作矣是可為一世人材惜而世道之感當何如也

七年歲在戊辰先生年六十有二

夏相國駱文忠喪歸門人問曰閣文忠薦先生何如先生曰知己之薦漢日舉主生則不拜不敢私也死則必祭不敢忘也徐孺子醊酒而悲古之人有可風者矣不才奉召

命所繇特達未獲明文大臣休休之度固不使人知也

有粵族人因潮州明經求見先生以佗出辭而謂明經曰子

而忘經誼乎古之大夫非有君命不私覿禮曰爲人臣者無

外交不敢貳君也今雖在籍敢自貳乎昔旅都門俄人有求

見者吾未之見也子其辭焉

八年己巳歲在先生年六十有三

冬仲兄卒先生期不與燕隱乎其戚戚也曰今而後雖周行

天下豈再得一同氣邪

九年庚午歲在先生年六十有四

秋伯兄子衡尊舉於鄉先生幼孤而成之者也越四年卒先

生傷之

十有三年歲在甲戌先生年六十有八

冬先生聞　穆宗毅皇帝之喪哭泣成服拜而言曰衰

病之臣受　恩厚矣不能爲萬一報今又遽服此服也

哀哉先生之歸三閱　國䘏必繇方喪居禮山館書堂素冠

要絰喪食以終有鄉大夫來見未易服先生驚曰子猶未聞

哀詔虖不一佗言趣歸易服

光緒元年歲在乙亥先生年六十有九

滇之外徼英人馬加利死焉山茁戕之也英人布七事而扺

其人主者弗與爭也先生論其事手書存之其終曰口情無

厭得寸入尺我旣弱如此彼之要求將何可問易所謂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

二年歲在丙子先生年七十

有聞使英者以告先生閔然悲之於後先生旣殁門人啟其篋衍乃得手書曰派員往英之事何辱國至此□□可謂無人□□身係安危先自屈辱損中國之威長□□之氣天下何望矣回憶咸豐之事喋血郊圜盟於城下 乘輿出遜 𡿨駕不還公羊所謂百世之讎無時焉而可與通也今乃有此大辱之事此志誼之士所以言念國恥當食而歎中夜憤悱誓心長往終已不顧者也

五年歲在己卯先生年七十有三

客至先生飲之酒而豐客出私語門人曰賢者固不可測始予以先生為樸學也先生過予家予客之儉而不敢豐也今

斯媿矣門人曰客不聞先生之言儉虖先生常曰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謂之吝嗇於人並嗇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故先生之儉小廝門者一食三人臘菜錢二十有五枚日餐脫粟與梳斑然麻衣當暑三十霜而一布袍内伙兄弟外篤姻交鄉人來言採喪知與不知畢而背賻客至羅稻烹蔬綜其家食非從學者脯脩不用焉貧而假貸終身未嘗負人也終身未嘗不分人也晏子春秋有嗇吝愛之說以先生言行求之尤愈

六年歲在庚辰先生年七十有四

俄人有言開伊犁也初言官奏　開日史記天官書云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戒將可没虖亡何俄人遂動防海東南

秋七月甲午張制府裕撫軍遣吏齎書請先生赴海防先生以疾辭不赴已而釁解

門人問曰今之用兵如機器何先生曰兵莫患於不堅上下軍民聯爲一體我之堅也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敵雖機器不有瑕者在虖彼諜諜者何爲也門人曰今之機器泰西兵瀵也然則先生奚取於泰西水瀵虖先生曰卑高之水晷分寸而灑潤焉泰西水瀵而不必自泰西爲之也我用泰西也非泰西而不必可爲之者泰西機器也漏巵也泰西用我也

七年歲在辛巳先生年七十有五

夏五月季弟卒將斂日者宗人曰先生當避日先生斥之及

斂先生撫尸兄弟方七十餘矣愕愕哭淚有沾斂衣者親拭之

夏六月庚子張制府裕撫軍以先生奏　聞日講明正學身體力行比閭族黨薰德善良秋七月壬戌　詔賜五品卿銜冬十有二月丁丑卄九先生卒及斂面如生家無餘財門人醵金以賻行省兩院而下皆祭　國史館立傳光緒八年春正月丁卯葬先生邑西樵鳳翼峯喪行之日四方白遠來覩白衣冠會葬者瀰望山中先生頎表方頤聲雄以徹六世從祖烈愍少須麋先生復然旣七十須白後左頷生一黑痣澤甚無改與人辭色決誼則遲丹張頳威不可干終身蚤起雖退歸厥明盥食惓惓講學日中而休食頃手旋執書旣

昏如不違也初光緒三年冬十有二月門人侍飲問曰先生

日著述者何先生曰凡吾著述有七焉曰 國朝名臣言行

錄灋朱子也曰 國朝逸民傳嘗仕者亦書捃逸民柳下惠

也曰性學源流論本誼而決其支也曰五史實徵錄宋遼金

元明采以資今也曰晉乘如程大昌雍錄也其書名未定有

論 國朝儒宗者做黃梨洲明儒學案而不分漢學宋學以

辨江鄭堂師承記之非有紀蒙古者勤北邊也酒闌先生曰

著述非為名也吾書儻成願少裨天下雖吾名不傳無憾也

然吾衰矣俛焉知新藁有未脫定藁以傳猶須暇日爾卒年

八月謝絕一切家人問故曰吾有事於書也十月疾作知難

卒事遂自燔其藁竟日迺盡惜哉朱子曰伊川嘗言中庸今

已成書漢人於易說卽謂之易於禮說卽謂之禮程子所言從其例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蓋先生之學志於用世始不欲以著述竟其才旣不可得終無自遂庶幾虖文章報 國之衷其於儒先著述常倣大學衍義資治通鑑三通日知錄諸書爲其多實用也詩書禮記古人傳之作者之名不必盡傳著述之志豈爲名虖今書不成必存其目而不敢遺著述者天下公誼冀後人有成先生之志也先生旣卒門人猶有居禮山不忍去者遂築祠而祀之於後門人蒐詩文暨坿錄都爲十卷倘曰朱九江先生集 譜據 欽定明史嘉慶十有二年迄同治十有三年 聖訓 欽頒平定各匪方略光緒以來 皇太后懿旨 皇上聖訓 國史館徐台英傳朱先生所列 國史館本傳嘉慶以來諸臣奏議阮文達揅經室集駱文忠碑胡文忠集

左文襄集四川通志襄陵愛棠錄陳士枚襄陵水利碑王琢朱先生畫像記廣州鄉賢傳南海縣志九江鄉志九江朱氏家譜朱氏傳芳集潘忠毅朱贈公墓志銘朱氏宗人宗訪朱先生事實冊朱先生手書公車紀程朱先生手書襄陵日記朱先生遺詩朱先生家書朱先生雜著朱先生手評門人詩文卷朱先生家人所得燭年舊本起嘉慶十有二年歲在丁卯朱君生日至道光二十四年歲在甲辰年三十有八事畢

門人順德簡朝亮謹纂

光緒三十二年夏六月乙亥遷葬先生鄉龜山祖塋下

朱九江先生集目錄　　卷首之三

卷一

詩

詩

兵部何職方文綺

中書孫舍人鼎

馮太學煐文

叔懿脩先生

夜坐

白菘菜圖爲關文家駿

答廷光

七月十四夜大堤上作

寢疾兼旬遠邇交親頻仍存造賦謝言懷有作二首

和梁三江臯寫望

有憶二絕句

越秀山憶許子公車二首

儆屋

謝里甫山長作畫一卷爲十幀貽王讀文學屬次琦跋之小詩未有以應也甲午春杪文學索果前諾遂拈杜詩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翻二句爲韻題其端

夜過談太學子槃歸次作四絕句兼訂太學見枉小齋

寄廷光村居

寄徐子台英都門兼簡馮六汝棠陳九信民

初九夜作

消夏雜咏

食春餅招關郭二生舍弟宗琦

卷三

詩

卷四

詩

卷五

詩

卷七

文

詩序

僕甫至粵訪士於涿州盧后山制軍制軍爲言南海茂才朱次琦稚圭莊士也歷才氣無雙予聞而心數之已而代校此邦文字茂才萃爲舉首與鄉者制軍之言若契符之呼而春牘之應也竊喜老眼頗未昏瞀因介李黼子太史曾勉士學博求與交其爲人偉瞻視嶷嶷然氣純以方其論說縱恣瀉葩有鼂賈之覈其詩無弗學亦無弗工往往於轉捩頓挫處得古大家神解梁簡文有言斯文不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其不在斯人與僕行矣七十老公何所求粵中諸君子他日乘軺擁節豈無道鄙人之門者復能守孟德隻雞之誓否茲之借鈔此卷慰長途操先券也嘉興友人錢儀吉